

# “戏曲之乡”地方戏过半流失之忧

本报记者 余英茂

## 核心提示

我省的戏曲艺术驰名海内外,说到河南的地方戏,很多人都会随口唱起“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等唱段,对《花木兰》、《穆桂英挂帅》、《朝阳沟》等经典剧目也是耳熟能详。

然而,如今,除了豫剧、曲剧、越调等几大剧种外,像二夹弦、宛梆、扛天神等数十种独具中原特色的地方戏,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已有30多个地方戏剧种、4000多出传统剧目消亡在人们的记忆中……

## 65个剧种仅存一半

河南被誉为“戏曲之乡”,是人们公认的戏曲大省。

记者从省戏剧家协会了解到,我省地方剧种之多,流传之盛,戏曲资源之丰富,居全国之冠。除了全国第一大地方剧种豫剧外,还有曲剧、越调、河南坠子、四平调、二夹弦、大平调、道情、落子腔、豫南花鼓戏等剧种。

自明清以来,中原戏曲界可谓百花争妍,一片繁荣。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全省专业或业余剧团演出的地方戏剧目仍有4000多个,常年演出的戏曲剧团有170多个。

近年来,受现代影视和传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地方戏这种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渐渐被人们淡忘。众多特色鲜明的河南地方戏曲,数以百计的曾经十分红火的民间剧团,已是日渐式微。

2005年6月,河南大学文学学院的师生看到一则报道说,很多地方戏剧种已经流失,那么,我省流传下来的地方剧种还有多少?没想到,河南大学的戏曲专家也没人能说得清楚,于是,师生们决定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摸清全省地方戏的“家底”。

当年暑假期间,文学学院的300多名师生组成了“地方戏曲调查实践服务队”,分为开封、南阳、商丘、郑州等10个小组,深入到校园、城镇、乡村寻访地方剧团与民间艺人,采取走访、考察、收集、调研等形式,通过复印剧本、拍摄数码照片、摄制DV录像等手段收集资料,对全省地方戏曲的渊源、种类、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令人尴尬:我省曾有65个地方戏剧种流传甚广,然而,几经兴衰沉浮,目前除了豫剧、曲剧、越调流传较广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弱化乃至消亡,仅剩30多个剧种。我省地方戏的传统剧目有4000多出,时间纵贯上千年,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内容。由于缺乏保护,绝大多数剧目已经消亡,剩下200多出剧目,不是归于沉寂,就是后继乏人,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眼下已进入冬季,昔日那种冬闲时节敲锣

打鼓唱大戏的乡村风景,在中原大地已日渐落寞,渐行渐远。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种类众多的河南地方剧种,现在的青年人大多无人知晓,地方戏演员人才不济,曾经热闹无比的地方戏剧团也风光不再。

## 地方戏曲为何辉煌不再

其实,不光是河南,全国地方剧种的生存现状都十分堪忧。

据上个世纪60年代统计,当时全国尚有382个剧种。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目前有将近一半的剧种消亡。同为戏曲大省的陕西省,上个世纪中叶尚存52个剧种,目前只剩下28个。

曾经辉煌多年的河南地方戏曲,现在为何如此不景气?

长期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建新分析认为,地方戏曲的衰落,缘于其存在着先天不足和后天“营养不良”。地方戏曲的地方性比较强,不仅受制于方言、地方风俗,还深受地方建筑、地方民俗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传承不便的“先天不足”。地方戏曲仅限于民间娱乐,因而缺少政府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导致“营养不良”,近年来演出市场萎缩,地方戏曲的规模在不断缩小。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地方戏曲赖以生存的土壤大范围消失,传统地方戏曲尤其是小剧种在现代化和娱乐方式多样化的冲击下,正面临着被彻底遗忘的厄运。

“扛天神”是民国时期在新蔡、正阳等地广为传唱的一个地方剧种,如今,文化娱乐方式丰富了,“扛天神”的吸引力日益削弱,“扛天神”民间戏班也解散了。问及“扛天神”为何冷落,新蔡县佛阁寺乡吴岗村年过七旬的“扛天神”艺人吴根荣老人说:“电视剧好看,谁还听这个?”

河南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调研室的谷小龙老师认为,地方戏曲发端于劳动歌舞,属于一种民间娱乐方式。如今,再偏远的山村都能接收到电视信号,在影视等现代传媒的冲击下,传统戏曲自然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很多地方戏都是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录,艺人带徒弟多少都有保留,一些老艺人已作古,造成地方戏传承异常困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短缺、人才匮乏也造成了地方戏的传承危机。因其行腔尾音高扬而得名的扬高戏,是陕县、灵宝等地的一大地方剧种。清代,扬高戏曾经与秦腔、蒲剧同台竞争,一度被奉为“神戏”,看戏的人甚至把戏台子都挤塌了。

现在,扬高戏的境况却是岌岌可危,年轻人都不愿意学唱,觉得还不如打工挣钱轻松。因为没有经济效益,陕县哈里村的扬高戏团



二夹弦等中原地方戏如今已鲜为人知 (资料图片)

团已多年没有演出了,剧团的演员最大的80岁,平均超过60岁,团长李超伦老人遗憾地说:“我们唱戏全是尽义务,有时还要自己贴油彩钱。唱戏没利可图了,谁知道扬高戏还能撑几天?”

河南省艺术学校和郑州市艺术学校是我省培养戏曲演员的专业机构,因为生源短缺,目前,两所学校已停办了戏曲班,各地戏曲演员的培养只能靠一些民间途径。地方戏演员这种非专业化的培养途径和“青黄不接”的状况,让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虎美玲极为忧虑:“现在,地方剧种的演员已经普遍出现老龄化倾向,而青年演员却很少,地方戏曲缺少青年演员,已经成为全国地方剧团面临的共性难题。”

## 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地方戏

值得深思的是,多年来,尽管河南地方戏的传承遇到曲折和艰难,但作为扎根于民间的艺术,它一直深受大众喜爱。

河南电视台综艺节目《梨园春》的火爆,就雄辩地证明了地方戏的吸引力。这个以传播河南地方戏为主要内容的节目,自1994年10月创办以来,已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娱乐节目。据统计,该节目最高收视率达35.7%,观众分布于18个省、市、自治区,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学龄前的儿童,乃至许多都市青年都是《梨园春》的忠实观众。该节目吸引了全国各地戏曲爱好者已达5万多人。

“地方戏寓教于乐,具有引导广大民众言

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作用。”省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赵抱衡是个“老戏迷”,他颇有感触地说,地方戏曲产生的土壤是民间,自然而然反映出广大民众的思想感情、价值判断和审美意象。我省的地方戏曲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对生活中各种人物言行的模仿及历史人物事件的再现,表达了褒贬好恶,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以说是基层民众道德培养很好的“教材”之一,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

我省的地方戏剧种繁多,语言唱调各异,乡土气息浓厚,存留着多方面的历史记忆和信息,因此,河南大学民俗与文化研究所所长高有鹏教授认为,地方戏曲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有效载体,地方戏曲拥有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浓厚的文化精神,对小说、戏剧、诗歌等作品的创作也很有借鉴价值。当一个剧种消亡时,就造成了文化基因的丢失、文化传承的中断,损失无法估计。

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多年的高有鹏教授认为,保护濒危的地方戏曲,是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呼吁,我省作为“戏曲之乡”,不能任由地方戏曲悄无声息地衰落下去,应根据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政策,像保护文物一样,来抢救这些“活文物”。

## 地方戏传承之路在何方

唯能可贵的是,在人类的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中,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都已中断,只有中国的戏曲仍然顽强地生存着。

#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zxm@zzmnews.com

## 车祸变凶杀 残酷无底线

残酷无底线,又添一例。

西安一名叫药家鑫的大学生,驾车撞倒女子张萌,又连刺8刀致其死亡,原因是药下车查看,发现张萌试图记下他的车牌号。药家鑫为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家境殷实,当时驾其私家车去会女友。

一个要去约会女友的人,一个大学生,一个音乐学习者,后面跟着的词,应该是爱情、教养、艺术,这些词都没有指向残忍、冷酷、嗜血。而事实却如上所述。

如果说这只是一起极端少见的案例,我们将会轻松一些,然而,我们真的能够放心自己不会被无故杀死,不会越是被受害越会被杀死吗?

该如何认识药家鑫杀死张萌的事件?这里没有“我爸是某某”,没有“七十码”,于是大家不再有口诛笔伐的把柄。这个大学生“家境殷实”,拥有私家车,似乎是一个可资讨伐的线索,然而,“富二代”的身份毕竟也没有更明确的材料证实。

我们在社会里生活,每个人都有着或正在寻找自己的确定位置,完成身份认同或社会定位。“我爸是某某”、“我女儿是某某”算是一种关于定位的明确告示,“不要紧,杀死一个20万元就好”,“先感谢国家”等活活也透露着说话者自我定位的信息,更多的时候人们并没有说出来但定位仍然在心里,举手投足之间,人们在表现出身份“相称”,这是认领相应社会关系的证据。

在这起杀人案里面,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恋爱、刀子、驾车?你认为最重要的思考是什么,音乐学院、大学生、家境殷实、教育失败?我想,重要的是“不可杀人”的禁忌能如此轻易冲破,使人无语。如果我们想到死者不过想记下车牌号,想到这个车牌号的主人原本牵涉到了交通事故,杀人不仅是细小的缘故,而且基于反向的心理,因为他原本应该有肇事的愧疚,却举起了杀人刀。

有越来越多的忠告告诉我们怎样避免受到伤害。例如购物时怎样辨别商品和货币的真假,例如过斑马线时,怎样躲避飞驰而来的车辆,例如做一个好人前应尽量大声大叫以免被告上法庭而法庭无法确认你是好人。这些善意的忠告,与车祸后的杀机应该具有连续性,那就是这个社会在伦理上的一种“反向”特性,以及反向特性的正常化。

忠告意味着生活需要怎样的智慧。现在,车祸被杀者张萌的遭遇,是不是又提醒我们车祸受伤后一定要礼貌车主,千万不要记录车牌号以免被车主杀掉呢?通过这些可免吃亏的生活智慧,能够看出社会已经进化或者退化到了何种水平。

这当然只是一种可资感慨的现象描述,而追问这个社会里,心中的道德律与头顶的星空何以失去,已经超过了这篇文章的承载力,那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洪波

## 新闻漫画:如此支出



## 一起“窝里斗”腐败案的标本价值

天津地铁公司党委书记向中纪委举报了“老搭档”地铁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则在“双规”期间检举了党委书记。最终,天津地铁党、政两个“一把手”双双落马,原党委书记王春清获刑13年,原总经理高怀志获刑20年。(11月28日《华商报》)

这起腐败案,可算是“狗咬狗,两嘴毛”。在笔者看来,这起“窝里斗”腐败案具有一定的标本价值,值得剖析。

对于反腐败的党政部门来说,这样的“窝里斗”在反腐败的过程中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贪官狗咬狗,更容易让腐败大白于天下,更能防止腐败窝案。若站在防微杜渐的角度分析,还可以看出出党政内部监督的重要性。书记与经理若不是腐败后的互相举报,

而是事先的相互监督,两人最终不至于共同入狱也未可知。当然,更重要的是,因揽权而导致的落马让人看到权力过于集中的腐败风险。

同时,要防“窝里斗”的腐败成为厚黑学。现在那对“老搭档”不知在狱中作何反省:是不该举报,还是后悔自己当初不该贪污受贿呢?也许都有。“窝里斗”的腐败落马,但别别成为一种厚黑学,让一些心存鬼胎者早早地结成腐败同盟,从而不敢互相举报。

有落马官员反思,行贿者的承诺靠不住。我看,任何腐败同盟也靠不住,说不定哪天就被“盟友”、“老搭档”举报,成为“窝里斗”,银铛入狱,让世人笑话,唯有手莫伸、自廉洁才靠得住。

王玉初

## 应有更多政府部门与人民“微博互动”

发布即时消息并与其他人进行一对多的互动交流。从理论上说,微博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并让自己的信息快速传递世界。“肖传国”“锤子”方舟子”事件,正是源于微博的“爆料”,随后北京市公安局也通过微博公布了该案件的侦办进展情况。此前,济南警方通过微博成功救助了“网上直播自杀”的女网友。而柬埔寨踩踏事件发生后,河北省公安厅次日就在微博上发布了图文并茂的“防踩踏事故秘籍”。

近年来,从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上网回答网民提问,到公安机关上网开微博,政府与群众互动的方式与时俱进地进入了网络时代。“平安北京”等警方微博开通后,从其交出的“成绩单”和舆情监测的效果看,在服务便民、提示警

情、解决问题、回应问责等方面,走在警务公开、警民互动的前沿。对公安机关开微博的举动,也有个别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某些地区或者某些事件上警民关系仍存在的问题,而微博恰恰能起到舒缓、沟通的作用。面对“拍砖”时多数警方微博的宽容、积极态度,也让网民看到公安机关在提高警方整体形象、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诚意。

当然,微博只是形式,网民真正在意的还是实质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开通微博的公安机关,都应善意面对批评、真诚接纳民意,使这个平台的

## 作家挂职不能让灵魂变质

据新华社消息,自称为“作家局长”的刘长春,在浙江台州市挂职任国土资源局局长因受贿获刑后,被中国作家协会除名。

刘长春在台州国土局局长期间,已经丧失了作家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本能,而很快蜕变为贪污腐败分子。他在台州当“作家局长”期间,在为多家房产公司办理建设用地审批、土地证发放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房地产公司老板财物共计75万多元,美金1万元,不可谓不贪。

我们并不否认刘长春原本是一位有才的作家,曾经有150万字的作品问世,也曾经在文坛上红极一时,他的作品荣获过首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人民文学奖提名等荣誉。然而,这些并不能掩盖其贪腐的丑闻。

平心而论,中国作家协会及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对有创作潜质的作家给予在政府职能部门挂职锻炼,丰富创作生活体验的机会无可厚非,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十分有益的。作为组织器重的作家,能享受组织给予的机会应当无比珍惜。但是,刘长春可能是鬼迷心窍,竟让社会这个大染缸把自己给染成了魔鬼色。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环境中,让霓虹灯迷住了作家具有穿透力的双眼,进而被金钱所俘虏。

我们不敢猜想,如果刘长春没有被判刑,虽然贪钱和受贿却没人发现,不知刘大作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如何描绘像自己一样蜕变的主人公心态?不知刘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能让读者出神入化?然而,我们则更相信刘作家经过自己选择的贪腐之路,真正迷失了他自己的方向,即便他的事不东窗事发,也难以创作出好的作品。一个失去了纯真灵魂的人,如果非要面对挖掘社会邪恶丑恶的心灵蜕变过程,我想他将是难以下笔书写这段感情心理历程的。他顶多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游戏,来聊弄再读他原先作品的人们,仅此而已。

文学是不能被金钱所收买的。文学是人文,更是一片心灵纯洁的心理之学。也就是说,文学决不能被“污染”。由此,我想善良地劝告称得上作家的朋友们,有潜质多写一些让读者满意的小豆腐块也比挂职后成为灵魂变质的腐败分子好;有潜质,上面又给力,可千万要十分地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决不能不小心掉进“社会的染缸”里把自己染黑。如果耐不住寂寞,如果老想着发金钱的美梦,干脆不要冒充“作家”或当一个“伪作家”。那样,会遭很多人的唾骂。我们干什么,都不能因为贪钱给父母和祖宗掉骂名。

当作家是不能有私心的,更不能随便做什么发财的梦。虽然《红楼梦》现在很红,有很多的红楼梦家,但包括曹雪芹在内的红楼梦家却不是什么富豪榜上的人物。所以,耐不住寂寞和清贫的人,当不了真正的文学作家,即便捞一项作家的帽子戴上,也会被人指认是“伪作家”。

郭喜林